

言文
對照

東萊博議

第三冊



上海新民書局刊行

分段標點
白話註解

東萊博議卷之三

呂祖謙撰
袁詒壺註解

葵邱之會〔題解〕

葵邱，是春秋時地名。會是會盟，諸侯相見叫做會。魯僖公九年，齊桓公和諸侯在葵邱地方會盟，是一種講修和好的事情。

〔附事實〕魯僖公九年夏，會於葵邱。周襄王差宰孔賜給齊桓公祭祀的胙肉，齊桓公將要下拜。宰孔說道：『還有在後的命令！天子差孔到這裏來，並吩咐我道：『因為你做伯舅的年已老了，特加賜一等，勿必下階拜賜！』桓公答道：『天威不遠，常在顏面前接近的。我做小白的（小白，是齊桓公的名字。）怎敢貪仗天子的命令，無須下拜呢？恐顛越在下面，貽天子的羞恥，敢勿下拜麼？』便下階先去辭過了，再走到堂上領受胙肉。到了秋天時，齊桓公盟諸侯於葵邱，並說道：『凡我同盟的人，都須守著和好的！』宰孔先回去，逢著晉獻公道：『可不必去赴會呵！齊侯不修德氣，但勤遠略，所以向北方去討伐山戎，向南方去討伐楚國；在西方行了這個會盟呀，要向東方來經略，是不能曉得他的。西方是無意願及了！你做晉君的須要安定了本國的禍難，勿勞走到遠處去赴會！』晉獻公聽了宰孔這般說，便回轉本國去了。

○天下之爲治者，未嘗無所期也；王期於王，霸期於霸，強期於強，不有以的之，孰得而射之？不有以望之，孰得而趨之？志也者，所以立是期也；動也者，所以赴是期也；效也者，所以應是期也。汎然而議，卒然而行，忽然而罷，汗漫荒忽，無所歸宿者，是豈足與爲治哉？故期者，聖君賢臣所以先天下之治者也。

【解】大概天下這種講求治理的人，未曾沒有所期望的呵。行王道的期望在王道，創霸業的期望在霸業，圖富強的期望在富強。若沒有把箭靶立著，從那裏可發矢射過去？若沒有把幌子掛著，從那裏可向前奔投了去？那志願呢，就是立定這個期望呵；舉動呢，就是幹做這個期望呵；效驗呢，就是酬答這個期望呵。倘是泛泛的便提議起來，急急的便幹辦起來，匆匆的便又停止起來，一味渺茫恍惚，沒有怎樣歸結的地方，這難道彀得上和他講求治理的麼？所以期望這件事情呢，是聖明君王和那賢良的臣子，爲此把這個預先做了治天下的呵。

【註】的

射侯的中心，叫做的，俗稱爲箭靶。

望

這望字，非作希望視望等解釋，應作望子的解釋爲合。（廣韻：「青帝，酒家望子。」）東京華餘（中秋節前，諸店皆賣新酒，市人爭飲，至午未間，家家無酒，拽下望子。）今江北地方，凡市上

挂的，都叫做望子，也稱爲幌子，因望幌兩字音相似，所以訛作幌字。

汎然

就是浮泛不切的意思。

汗漫

放蕩無檢的叫做汗漫。（淮南子）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。

②期固爲治之先，亦或爲治之害。自期於强者，至強則止，欲挽之使進於霸，不可得也；自期於霸者，至霸則止，欲挽之使進於王，不可得也。何則？其素所期者，止於如是也。

③強而止於強，霸而止於霸，是特安於小耳！雖不足肩盛世而追遐軌；然下視弱國陋邦，所獲不既多矣乎？謂之無志則可，謂之有害則未也！抑不知天下之勢，不盛則衰；天下之治，不進則退。強而止於強，必不能保其強也；霸而止於霸，必不能保其霸也。驅駿馬而馳峻坂，中間豈有駐足之地乎？

【解二】期望原是治國的起初事情，也或者是治國的壞處。他自己期望在富強的，做到了富強便歇了，想要挽引他使進到霸業的地位，勿可以做得到呵；自己期望在霸業的，做到霸業便歇了，想要挽引他使進到王道的地位，勿可以做得到呵。爲什麼緣故呢？因爲他平時所期望的，只限定在這般的呵。

【解三】望富強的便歇止在富強，望霸業的便歇止在霸業，這單是自願處在小就的呢！雖即般不

上擔任有道時代的事業，並比爭遠大的軌範；但低一層看著那弱小的國度，窄陋的邦家，他所得到的勿是已經多了些麼？（這種自願小就的人）說他沒有志趣是可以的，說他無害處是還勿會的呵！却不曉得天下的大勢，勿是興盛便是衰敗；天下的治道，勿是進境便是退步。強的就限止在強裏，一定勿能夠保守他的強呵；霸的就限止在霸裏，一定勿能夠保守他的霸呵。跨著雄壯好馬並跑奔高高的山坡上，這裏面難道還有立脚的地步麼？

【註】肩盛世

肩是仔肩，就是擔任的意思。盛世是說太平有道的時代。

遐軌

遐是遠軌，是軌範。（晉書桓彝傳）適周庾之清歷，適許郭之遐軌。

馳峻坂

疾走叫做馳，是說馬奔跑的意思。峻坂就是高高的

山坡上（漢書文帝紀）帝馳下峻坂。

④齊桓公拔管仲於縲紲桎梏之中，屬之國政；立談之間，遽以霸功相期，何其

壯也？所期既立，左國右高，前鮑後隰，下逮比閭族黨之民，夙興夜寐，淬厲奮發，以赴吾君之所期。至於葵邱之會，威加諸侯，名震四海；天子致胙，王人下臨，環以旌旄，崇以壇陛，幙張燎舉，有司戒期，駢圭交舄，仰首就位，弁冕秩秩，穆然無聲。於是

桓公降圜遵廷，下拜王命，興俯跪起之容，翼如也！環佩衝牙之音，鏘如也！降寵榮光，焜耀在列。申以五命之嚴，永以載書之信；明約顯命，若揆河漢而轟雷霆。區區曹許之君，出於鼠壤蟻封之中，驟見曠古駭俗之偉觀，目眩氣奪，莫敢仰視。雖平日跋扈倔强，不受控御如晉侯者，猶膏車秣馬，奔走道路，恐干後至之誅。五霸莫高於桓公，而桓公九合之盟，葵邱之會，實居其最。一時文物之盛，騷人墨客，誇談矜語，至於今而不衰。嗚呼！桓公素所自期者，及葵邱之會，悉償所願，滿足無餘；種之累年而穫於今日，信可謂不負所期矣！

【解四】齊桓公提拔管仲在黑索和腳鐐手铐這種刑具的裏面，交給他國家的政權；在一霎兒立時談話當中，就忽然把創霸的功業相期望，怎麼這樣的勇壯呵？他的期望已經立定時，在兩旁輔佐的左有國氏，右有高氏，前有鮑叔，後有隰朋，在下面到了鄰里鄉黨的這班百姓，從早晨起來到夜裏睡熟時，大家都磨鍊振興起來，把這般兒趕緊完成我國君的一種期望。到後來葵邱地方這一次會盟，聲威加在各國諸侯那邊，名氣震動四海裏面；周天子賜送胙肉，王朝差了人到來，四面圍繞的有

各種旗張，高高築起的有壇場和階陛；帳篷張開來，火把提起來，有職司的人都預備了日期；捧圭玉的相連並至，穿鞋履的交錯到來，抬著頭就著位置；戴著大禮帽莊莊敬敬的樣子，肅靜的沒有什麼聲音。這時候齊桓公走下階沿，到了大廷上，跪下去拜受周王的命令；起身俯首和下跪立起的這種容貌，很恭敬的好像鳥張著翅膀樣子呵！身邊繫掛著這種玉器的聲音，很清脆的好聽呵！頒賜恩寵和榮耀的光采，明亮映照著這班列裏。把王命的嚴譚，申誠同盟；把載錄書冊的信條，永垂久遠。分明的條約，和顯彰的命令，好像是發舒河漢的光輝，並轟動雷霆的聲音一般。那小小的曹許兩國的君主，出在鼠壤蟻封一般的小國裏面，忽然看見了曠絕古代，震驚薄俗的偉大觀瞻，他眼光已花亂，神氣已被奪了去，勿敢抬著頭去看他；就即使平時驕橫強硬，勿受約束的像那晉獻公這個人，尙且要把車子添加了油，把馬喂飽了草料，急忙忙的跑著路，恐怕觸犯了後封的一種罪罰。春秋時有五個霸君，那霸業沒有再高過齊桓公了；但桓公九合諸侯的盟會，只有葵邱這一次盟會，實在可算得第一了。當時文章事物的興盛，這班文人學士，那些誇張的論調和自矜的話語，一直等到現在還未曾衰歇。唉！齊桓公平時所自己期望的，到了葵邱地方的一會，統已酬償了他的志願，很滿足的一些兒也沒有另外留剩下來；下種子有了許多年數，畢然收穫在今朝這一天，真可稱為不虛負他的期

望了！

【註】縹綫桎梏

縹綫，是黑索，古時用這種黑索拘繫罪人的桎梏，是足械俗稱爲脚鐐，桎是手械，俗稱爲手鐐。

前鮑後隰

鮑是鮑叔牙，隰是隰朋，都是齊國的賢臣。

比同族黨

是都

民衆住居的地方。（周禮：五家爲比，使之相保；五比爲閭，使之相愛；五閭爲族，使之相葬；五族爲黨，使之相教。）

夙興夜寐

夙興，是說早晨起身時；夜寐，是說夜間睡覺時。（詩經：夙興夜寐，無忝爾所生。）

淬厲

是就

磨礪的意思

王人

是說王朝的使人，就是天子差來的人。（左傳：王人子突救衛。）

旌旄

旌旄，都是旗類。（周禮：全羽爲旌，析羽爲旄。）（書經：「右秉白旄以應。」）按旗干上用牛尾的叫做旄，後世國簿所用似旛無竿，旁垂影

帶，頭用朱絡爲飾，這就叫做旄。

幙張燎舉

幙，是帳幕。幙張，是說把帳篷張開來的意思。燎，是庭燎，燃火於庭以照衆，古稱爲燎，俗也稱爲火把。燎舉，是說把庭燎提起來的意思。（詩經：庭燎之光。）（禮記：以共郊廟及百祀）

之薪

駢圭交鳥

圭，是刻上方下的玉。國有大事，執圭以爲瑞信，也稱爲瑞玉。兩相並連叫做駢，鳥音背，就是履，俗稱爲鞋，交是兩相接觸的意思。

環佩衝牙

（禮記玉藻：「佩玉有衝牙。」）疏云：凡佩玉，

必上繫於衡，下垂三道螭珠，下端前後以懸瑣，中央下端，懸以衡牙，瑣瑣而爲聲，玉形似牙，故曰衡牙。

焜燿

就是映照的意思。

揆河漢轟雷霆

揆，是發舒的意思。轟，是震動的意。揆河漢，是說光輝發舒好

比雲漢一般；轟雷霆，是說名聲震動，好比雷聲一般。（韓愈詩：輝赫者雷霆浩汗若河漢。）

鼠壤蟻封

圓團的土，叫做鼠壤。本草綱目有鼠壤土。蟻封，就是蟻螻的封埴，是喻地土極小的意思。（莊子：鼠壤有餘蔬，而棄妹，不仁也。）（爾雅：「鼠壤有餘蔬，而棄妹，不仁也。」）

雅：「易占所謂蟻封其穴，大雨將至，是也。」一名蟻封，傳曰：蟻封盤馬。

目眩

就是眼花迷亂的意思。

跋扈

猶強梁的意思。（後漢書梁冀傳：「冀帝目冀曰：『此跋扈將軍也。』」）

膏車秣馬

膏，是脂膏，凝的叫做脂，秣

的叫做膏。喂馬的食料叫做秣，俗稱爲馬料。膏車秣馬，是說用膏油添好了車子，用食料喂好了馬，就是整備車馬動身的意。（韓愈文：「膏吾車兮秣吾馬，從子於盤谷兮終吾身以徜徉。」）

騷人墨客

就是說這班文人墨士。

⑤所期既滿，其心亦滿；滿則驕，驕則怠，怠則衰。近以來宰孔之譏，遠以召五公子之亂；孰知盛之極，乃衰之始乎？吾嘗譬桓公之功業：葵邱未會之前，猶自朔至望之月也；寢長而寢盈；葵邱既會之後，猶自望至晦之月也；寢缺而寢盡。蓋未滿則有增，既滿則招損而已！尙安能復增乎？甚矣！人心之不可滿也。桓公非不知滿之可戒也；所期既滿，其心不得不滿也。使桓公所自期者不止於霸，詎肯至霸而滿哉？桓公之罪，在於自期之時，而不在于既滿之時也。

【解五】他的期望已經滿足，他的心願也滿足了；滿足便要驕傲，驕傲便要怠惰，怠惰便要衰敗的。說近些就來了宰孔的嘲誚，說遠些就弄成五公子的禍亂；那裏曉得興盛到了極步處，就是衰敗的。起初麼？我曾經比喻齊桓公創霸的功業：在葵邱還未曾會盟以前，好比從初一到十五日時候的月光呵，漸漸生長起來，又且漸漸圓滿起來；到了葵邱已經會盟以後，好比是從十五到三十日時候的月光呵，漸漸缺少了去，又且漸漸完盡了去。因為在未會滿足時便有增添起來的，已經滿足時便弄到缺損下去罷；還能夠再加添的呢？很厲害的呀！人們的心意是勿可以滿足呵。齊桓公並不是勿

曉得滿足這件事應得儆戒的呵；因爲他所期望的事已經滿足，他的心意也不得不滿足了呵。倘然桓公自己所期望的勿限制在霸業上，怎肯一到了霸就算滿足的呢？所以桓公的罪戾，在那自己心裏期望的時候，並勿在那霸業已經滿足的時候呵。

【註】宰孔之譏

宰是官名，孔是人名。因爲他做了周天子的太宰，名字叫做孔，所以稱他宰孔。譏是嘲諷的意思。事詳前事實內。

五公子之亂

（蘇洵文）「桓公薨於亂，五公子爭立。」顏師古

曰：「五公子謂無虧也，元也，昭也，潘也，商人也。」

朔至望

初一日叫做朔，十五日叫做望。朔至望，就是從初一日到了十五日，俗稱爲上半月。

寢盈

盈是滿，寢盈就是漸滿，漸滿是起來的意思。

晦

月盡叫做晦，就是三十日。

招損

就是招到虧缺的意思。（易經）滿招損，謙受益。

④ 雨暴而沼溢，酒暴而卮翻。沼之所受有常限，卮之所容有常量，人之所期有常願。踰其限，過其量，塞其願，雖不欲滿，而不自知其滿矣。我不爲沼，何憂乎十日之霖？我不爲卮，何憂乎千釀之醴？桓公素不以霸自期，則下視霸功，亦蚊蟲之過前耳！吾是以知自期之不可小也。

⑤ 進霸而至於王，極天下之所期，無在其上者，其亦可以息乎？曰：王道果可息；

則堯之兢兢，舜之業業，湯之汲汲，何爲者耶？

【解六】雨下得猛急時，就把池沼漲滿出來了，酒瀉得猛急時，就把杯子傾倒下去了。因爲池沼裏所容納的有一定限度，杯子所容納的有一定分量，人們所期望的也有一定志願，踰越了這個限度，超過了這個份量，塞滿了這個志願，就即使勿要滿足，但自己也不覺著是滿足的呢。如果我勿是池沼，怎麼要耽愁那十天的久雨？我勿是杯子，怎麼要耽愁千鐸的甜酒？齊桓公平時若勿單把霸業做了自己期望，（便把這霸業看得很細小樣子），也不過像蚊子蟲蟲一般的飛過面前就是了！我因此知道自己期望的志願，勿可以太小的呵。

【解七】進一步從霸業竟做到了王道，極盡天下這些所期望，沒有出在他上面的，從此也可算得滿足就止歇了麼？我說道：到了王道如果可算得滿足止歇呢？那末，堯帝這樣的小心戒慎，舜帝這樣的奮勤不倦，湯王這樣的努力巴結，是爲了什麼的呢？

【註】沼溢

沼，是池沼，圓的叫做池，曲的叫做沼。溢，是滿而流出來的意思。（詩經）于沼于沚。

卮翻

卮，是酒器。傾倒下去叫做翻。（莊子）「卮言日出」原註：滿則傾，空則仰，比之於言，因物隨變也。

塞其願

塞，是充塞，塞其願，就是滿足他的志願。

霖

大雨叫做霖，雨不止，也稱爲霖。（左傳）「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。」（書經）若歲大旱，用汝作霖雨。

釀之醴

釀，造酒叫釀。醴，甜酒叫做醴。釀之醴，是說酒很多的意思。蚊蟲

之過前

蚊是蚊子，蠅和蠅形狀相同，都是一種小飛蟲。（莊子寓言篇）彼視三釜三千鍾，猶視蚊蚋相過乎？何也？

堯之兢兢三句

兢兢，是小心戒慎的意思。業業，是驚動不倦的意思。（漢書董仲舒傳）

傳：故堯兢兢日行其道，而舜業業日致其孝。

（揚子法言）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。

【評】通篇分作七段，用一「期」字作骨。期固不可無；但不可自小，亦不可自滿；自小自滿的幹到霸業時，便沒有進步了。論春秋五霸，葵邱之會，實為最盛！奈桓公幹到這些兒霸業，生平志願已足，正是他自小自滿處。為桓公惜，並為桓公鄙！這是作者深望桓公「從霸進王」的一種遠大主旨。

衛侯遜位激民〔題解〕

遜位，就是讓位。激民，就是把這班百姓們激勵起來。

（附事實）魯僖公十八年冬，邢人狄人代衛，圍蒺園。衛侯把國讓給父兄子弟和朝廷上，衆官員道：『倘有人能夠辦理國事，我情願跟從了他！』衆人都勿贊成。衛侯便在營裏那邊出兵，狄人遂收兵回去了。到了魯定公八年，晉軍要和衛侯在剡澤地方會盟。晉國裏有個臣子叫做趙簡子的說道：『衆官員有那個敢和衛君去會盟的呢？』晉國裏有兩個大夫叫做涉佗成何的答聲道：『我們能夠和他去會盟！』衛人請做了個盟主，成何說道：『衛國的地方很小，好比我晉國裏一個溫』

原的地域呵！怎麼可照諸侯看待呢？」打算要歃血時候，涉佗推擠衛侯的手腕；衛侯便發惱。衛國有個大夫王孫賈急忙上前說道：「會盟這件事，是明禮的呵。現在像衛君被人侮辱到這般樣子，怎敢勿守著禮，却要接受這盟會呵？」衛侯要違叛晉國，但恐衆官員勿贊成。王孫賈叫衛侯住歇在城外，衆官員問是什麼緣故；衛侯把晉國侮辱事情告訴了他，並說道：「我做國君的因為有了國恥，想要換個人替代我的位子，我做國君的情願跟著他呢。」衆官員道：「這是衛國的禍事，難道是君上的錯處麼？」衛侯道：「還有一種患處呀！他說是：『一定要我的兒子和衆官員的兒子去做了抵押。』」衆官員道：「公子送到那邊去，衆臣子的兒子怎敢勿捐著馬的絡頭和韁繩一同跟了去麼？」將要臨走時，王孫賈說道：「倘然衛國有了禍難，做工做商的人也未嘗沒有患害的；叫他們都跟了去纔好。」動身有了日期，衛侯召見國人，就叫王孫賈問他道：「倘衛國肯反了晉國，晉國或五次來攻伐我，這困疲有怎樣辦法呢？」都齊聲道：「五次來攻伐我，還可以和他抵抗的。」王孫賈道：「那末，如果反叛他到了困疲時，再送去做抵押呵，又什麼遲慢的呢？」就反叛了晉國，晉人也自悔無禮，請改訂盟約；衛國不肯答允他。

○天下之物，有置之則不可見，動之則不可禦者，殆非人力之所能爲也；機之

發於天者，然也。

○兄弟鬩于牆而外禦其侮，是心安從生耶？兄弟之愛，天也；鬩牆之時，其機伏而不見，初未嘗亡也。一旦遇途人之辱，以動吾之機；是機一發，豈薄忿細怨所能遏耶？君臣也，父子也，夫婦也，兄弟也，朋友也，五者，天下之大機也。私欲梏之，小智藩之，封繫固密，其機若不可復遏也！或叩焉，或觸焉，其機立應；掣其梏，決其藩，固有破百年之人偽於一息之間者矣！

【解一】天下的事物，有放下他就勿能看得出，激動他就勿能抵擋得住的，或恐勿是人的力量能夠做得到呵；是一種真性發現在天然生成的，總有這般樣子呵。

【解二】好比是兄弟們相爭在自家的門牆裏，但對外却共同抵抗那些欺侮的人，這種本心是從那裏發生出來呀？因為兄弟的親愛，是天然生成呵。在鬭爭的時候，他真性是隱藏著，却勿曾發現，並不是已經消滅了呵。有一天碰著路人的欺侮，就觸動我的真性；這種真性一經發現出來，難道是一些小小的忿怒，微微的怨恨，所能夠阻止的呀？君臣呵，父子呵，夫妻呵，兄弟呵，朋友呵，這五種倫理，是

天下的生成真性呵。把私心利欲去縛束他，把一些小聰明去防備他，封閉維繫很爲堅固嚴密，這種真性似乎勿可再阻止得住呵！但或者有叩擊他的，或者有觸動他的，這種真性就當卽響應起來，卸脫了這些縛束，撤去了這些防護，原有破除百年的人情虛詐，在一歇兒時間的呢！

【註】置

是安置，就是安放者，不去動他的意思。

機

這機字，是說真性，就是天然生成的機能。（莊子）：嗒然深者天機淺。

兄弟閱于牆

閱音歇，忿爭叫做閱。牆是門牆，就是在家裏裏相爭的意思。（詩經）：兄

弟閱于牆，外侮其侮。

私欲梏之

梏，械也。做梏，私欲梏之，是說人被利欲所制，猶被手械拘繫一般。（孟子）：有梏亡之矣。

小智藩之

小智，是說一些小兒小聰明的意思。藩，是藩籬，就是防護的意思。（韓非子）：『小

智不可使謀事，小患不可使主法。

人僞

就是人情虛詐的意思。（蘇軾詩）：人僞相加有餘怨，天真喪盡無純誠。

③唐之代德，何如君也？昏庸猜虐，民困其暴，固已不復知有君臣之義也。及在播遷流離之中，用柳伉陸贄之言，貶損自責，以感發天下君臣之機。真機既生，森不可禦；向日之抑塞，向日之殘酷，向日之橫斂，向日之征徭，後機一衝，前怨咸息。愛君之外，舉無餘念；疾首痛心，爭先赴敵。不越月逾時，而歸二君於故都，祀唐配天，不失舊物。暫動其機，效已若此；况其機素明者耶？

【解三】唐朝的代宗德宗，是怎樣的皇帝呵？他是個昏暗平庸猜疑苛虐的人，百姓們都受困在殘暴的裏面，本已勿曉得有君臣的一種大義呵。到後來在避難出奔的裏面，用了柳伋陸贄的話，就下詔抑斥把自家責備著，用這樣來感動天下君臣的一種真性。真性已經發生了，便盛盛旺旺的不可以抵制得住；凡從前這種壓抑阻塞，從前這種殘忍苛酷，從前這種橫征暴斂，從前這種征賦徭役，被後來真性一經衝動，從前怨恨都歸消滅了。除了親愛吾君以外，總沒有旁的念頭；怒憤憤的心裏含著痛傷，努力搶上前去奔到敵人那邊。沒有過了一月並經過幾多時候，就迎還兩君到了舊時的都城；祭祀唐朝宗廟，配享上帝，勿曾失去舊時的江山。暫時發動他的真性，成效已經像這般樣子的；況且這真性平時是顯明的呢？

【註】唐之代德

就是唐朝的代宗德宗兩個皇帝。按唐代宗時，同紂吐蕃入寇，帝出幸陝州。德宗時，李希烈朱滔王武俊等先後起兵反。建中四年，朱泚反，帝出奔長安。奉天興元元年，下詔自責。

播遷流離

就是避難奔走的意思。

柳伋陸贄

這兩人都唐代的臣子。（通鑑輯覽）唐代宗廣德元年，冬十月，吐蕃入寇，上如陝州。吐蕃入長安關內，副元帥郭子儀擊之，吐蕃遁去。十一月，削程元振官爵，放歸田里。驃騎大將軍程元振

專權自恣，吐蕃入寇，元振不以時奏，致上狼狽出幸。太常博士柳伋上疏，請斬元振首，馳告天下，上猶以元振有保護功，但削官職，放歸田里。（又）唐德宗建中四年，冬十月，涇原兵過京師作亂，上如奉天。朱泚反，據長安，自稱大秦皇帝，犯奉天。十一月，渾瑊擊破朱泚，奉天圍解。興元元年春，正月，大赦。考功郎中陸贄言於上曰：『昔成湯以驕已勃興，楚昭以善言復國，陛下能不各改過，以謝天下，使書詔無所避忌，則反側之徒，革心向化矣。』上然之，故奉天所下詔書，雖驕將悍卒聞之，無不感激揮涕。

征

徭

征，是賦稅，徭是徭役，就是當兵值差的事情。

疾首痛心

就是怒憤傷情的意思。左傳：斯是用痛心疾首，懼就寡人（杜注）疾，亦痛也。

故都

就是舊京。

舊物

物，是事物。這舊物兩字，就是說舊時的江山。

山。

④衛國之君，兩用此機：文公以邢狄之侵，避位而激其民，動是機於前，而終能滅邢；靈公以晉之侮，亦避位而激其民，動是機於後，而終能抗晉。是非樂於自屈也；不屈已於此，則無以發機於彼也。文公固賢主，若靈公豈素拊循其民者耶？民之所以畢力拒晉者，非爲靈公也；靈公之言，適動其愛君之機而不能已也！

【解四】衛國的君主，曾兩次用這種天然生成的真性：衛文公因爲被邢國和狄人的侵犯，要退讓位置去激勵他的百姓，發動這真性在事前，但終能滅掉了邢國；衛靈公因爲受了晉國的欺侮，也要退讓位置去激勵他的百姓，發動這真性在事後，但終能抵抗邢國。衛文公本來是一位好國君，像衛靈公的呵，因爲不抑屈自己在這裏，就沒能夠發動真性在那邊呵。衛文公本來是一位好國君，像衛靈公的難道是平時能撫安他百姓的麼？百姓們所以能盡力抵抗晉國的，並勿是爲了靈公呵，因爲靈公的話語，正好發動他愛君的真性，就弄得勿能夠罷休的呢！